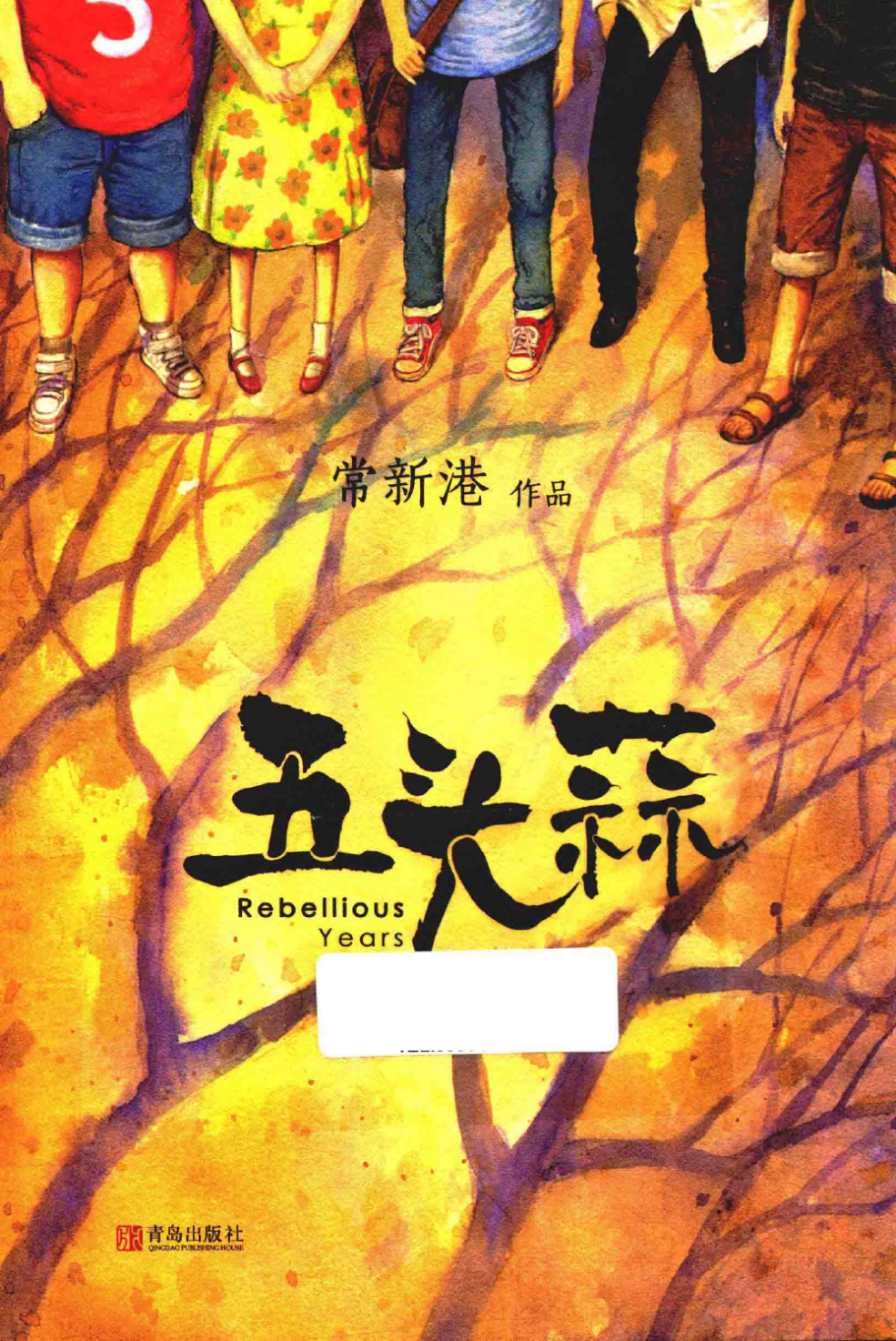




常新港 作品

五头蒜

Rebellious
Years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五头蒜

常新港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头蒜 / 常新港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52-5774-5

I. ①五…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1296号

- | | |
|------|---|
| 书 名 | 五头蒜 |
| 著 者 | 常新港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 68068026 |
| 策划编辑 | 谢 蔚 梁 唯 |
| 责任编辑 | 梁 唯 常笑予 |
| 特约编辑 | 丰雅楠 王龙华 |
| 封面绘画 | 张卓明 |
| 内文插图 | 马豆子 |
| 装帧设计 | 滕 乐 夏 琳 |
| 照 排 | 青岛竖仁广告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32开(890mm×1240mm) |
| 印 张 | 5.5 |
| 插 页 | 8 |
| 字 数 | 11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5774-5 |
| 定 价 | 22.00元 |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儿童文学

五头蒜

.....

001

九五后在念经

.....

009

两只大耳朵啊

.....

015

那场雨停了吗

.....

020

愤怒的权利

.....

028

回头有鬼

.....

034

隔膜

.....

041

假如有把枪

.....

046

巨婴馒头

.....

054

那个有伪装的很远的痛

.....

060

总得有人味吧

.....

067

目录





五头蒜造反	164
一种叫条件反射的病	155
赴女生慧绘的家宴	142
请你不要吵醒我爷爷	133
继续演戏吧	126
烧鞋事件	118
谁在捣乱	113
剪刀手爱德华的粉丝	103
那片叶子落地时的惊天巨响	096
你能看见她眼里的笑意吗	082
我因为做了那个梦向你道歉	075



五 头 蒜

我叫柯柯，正跟爸爸在一起。我没想跟他在一起，可他偏偏要求我跟他在一起。这就是生活。在我这种年龄，我是贼，爸爸就是警察；我是老鼠，爸爸就是猫；我是一个浑身有病的人，爸爸就是拎着针管要给我扎针的有点偏执的医生。医生的疯狂想法是，男孩子不打针，病就好不了。我的想法是，被疯医生打了针，我更好不了！

有时，我被爸爸逼急了，就想跟他老人家大干一场。但是，一看见他腮帮子上黑乎乎的胡楂里夹杂着



零星白胡子，我心里硬硬的念头又软了。

这就是生活，我眼前的生活。

在超市纷乱的大门口，爸爸让我跟他进去拎要买的东西。他说了很多要买的东西，我没记住。但是，我最不愿跟大人逛超市，他们总是买一些没用的东西，而且，会一下子买很多。大人们都有个癖好，用很多东西塞满生存的空间，误以为那就是富足。

我说：“我不想进超市，我在门口等着！”

爸爸说：“那你就等着！但不许走！要帮我拿东西！东西太多，我会拿不了的！”

我等着。大约四十分钟后，爸爸出现在门口。他终于出来了。我迎上去，看见他手里竟然只拎着五头蒜。

我差点要给爸爸磕头了。

“你用了一节课时间，只买了五头蒜？”

“常吃大蒜好，预防疾病。”

这世界上最要命的事，不是美国换了两届总统还找不到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而是我妈妈出差，家中只剩下我和爸爸两个人。

爸爸和我对烹饪食物没有一点研究，只好装作对

快餐非常热爱。爸爸在等妻子回来，我在等妈妈回来拯救我快要死去的胃。

但是，这还不算什么，让我担心的是，妈妈出差后，爸爸突然关心起我的命运了。过去，都是妈妈为我的将来操心。妈妈不在家的日子，爸爸突然要承担起妈妈暂时放弃的责任。

“我记得一个故事……”爸爸把筷子放下。他已经吃饱了，两眼盯着我。

对天发誓，我从没听过爸爸给我讲故事，从幼儿园开始，给我讲故事的就是阿姨和妈妈。我快十五了，爸爸要给我补上“讲故事”这一课。

我忍着。我想，爸爸的故事比我们俩面前的快餐好不了多少。

“……我们那时候，有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

我打断爸爸，问他“四体不勤”是指什么。两只手不干活好理解，另外两肢就是指两条腿了，难道那个人连走道都不会吗？

“瘫子，一定是瘫子！你是指瘫子吗？”

我想让爸爸当人生教授，我当那个永远也不用毕



业的学生。在他眼里，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休想在他的人生大学里拿到他签发的文凭。

爸爸中断故事，给我解释“四体不勤”。他解释得很细心，费了很多力气。因为，他的学识也有限。

我点了一下头。他刚要继续讲下去，我又问：“‘五谷不分’是怎么回事？哪五谷？这个人活着非要分清五谷才行吗？”

我这一问，爸爸就被剥掉了伪装。

他瞪着我说道：“你真的想听我讲这个故事吗？”

我不知道该把一个什么样的表情赠送给爸爸。

我对大人的故事有一种免疫力。

只要是大人在说事儿，我的身体就会分泌出一种具有抗药性的物质。

我想对你、对他（包括带女字旁的“她们”）说，故事有毒！这念头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要是上来就对你说故事有毒，你会说我有病。那时候，你心里正在骂数学老师给你留了像蛆一样多的数学题。到你精疲力竭该入梦时，那些五颜六色的蛆，会从床的各个方向爬到你身上。先从你的脚心啃起，让你痒不是痒，疼不是疼。然后，你的内心

开始绝望，让你对这个世界的憧憬，不超过五十步远。

我的倒霉数字是五。所以，在临近十五岁的时候，我很不安。不安的征兆是我心不在焉，不能专注地听老师讲课，拒收爸爸和妈妈说给我的所有……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跟自己无关，什么事情都值得怀疑，什么事情……都很糟！

妈妈出差还没回来。一天晚上，我进了卫生间，想痛快地排泄掉什么，包括坏心情。在这之前，我跟同学探讨了一下郁闷心情的排泄法，得出结论，最见效的就是卫生间排泄法。因为它不雅，所以摆不到桌面上。但是，我一抬头，竟然看见对着我脸的卫生间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爸爸女里女气的字体，写着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解释。爸爸竟然把教育我的工作做到卫生间里来了……我的心受到重创，我感觉小便失禁了。

妈妈打来电话，说明天傍晚就到家了。我和爸爸立即抖擞起精神，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尤其是厨房，那里现在简直就是个大号垃圾箱。

第二天晚上，妈妈如期到家，放下包就开始视察卫生间和厨房。有人说得没错，厨房和卫生间是女人

常待的地方，看厨房和卫生间，就知道女主人的质量如何。

妈妈一边看，一边点头，还加上口头表扬：“还不错！比想象的好很多！”

然后就到了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刻，妈妈扎上围裙，冲着我们和厨房说道：“我要给你们做顿大餐。”

爸爸和我都有些激动，觉得幸福离自己是这么近。幸福说来就来了，挡都挡不住。

这时，我和爸爸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喊道：“让我做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我冲进厨房，拉开冰箱，见里面摆着五头大蒜。

这五头大蒜站相难看地立在冰箱里，像是在证明我和爸爸的懒惰生活。

我回头看了一眼爸爸，说：“妈妈要是看见冰箱里有五枚导弹，也会高兴点啊！”

爸爸见状，拿了一份过期的《最晚报》，钻进卫生间里不出来了。

妈妈感觉到我和爸爸之间有点什么事，问我：“你爸怎么了？”

我说：“我爸肯定做了对不起五头蒜的事。”

妈妈好奇地问我：“五头蒜有什么故事？”

我指着卫生间说：“讲这个故事的人在卫生间里躲着呢。他说大蒜能给人的肠道提供免疫力！”

“这个死了又活了，活了又老死的烂故事，傻子都知道。”妈妈说完，摘掉围裙，拎着一个大布袋，去菜市场买菜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冰箱里的五头蒜，发现它们已经长出了娇气的绿芽。这说明，它们老了，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日子。绿芽是什么？不是希望，那是最后的疯狂。

“这蒜不能吃了。长芽后，它就空了。”妈妈把五头蒜拿出来，扔进垃圾袋里，然后把新买来的食品一件件装进冰箱。

五头蒜的绿芽诱惑了我的眼睛。我把它从垃圾袋里捡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让绿芽朝上，然后浇上水，放在我屋子的窗台上。

我很敏感。我望着五头蒜，总觉得它们像什么，预示着什么。也许，它们在生活里象征着什么。我对有暗示意义的东西有兴趣。暗示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发现的。它不会平白无故地自己跑来，主动找你这个



白痴。

妈妈进我的屋子后发现，被她扔掉的五头蒜，像神一样被我供在窗台上。她对我说：“你要是喜欢花草，就把阳台上的花搬进来一盆。这几头蒜放在窗台上干什么？”

我说：“妈，你别管，行不行？！”

九 五后在念经

老听人家吵吵什么“八零后”“九零后”的，假如把我们从十岁到四十岁分成类，白菜一排，萝卜一排，土豆一排，我该算“九五后”。现在一想，“零零后”都知道很多事了，我就有老了的感觉。可怕！

让我分类，八零后是鸡腿，九零后是汉堡，我们九五后是念经的，零零后是太空人。谁知道到了零零后该立业的时候，宇宙航天站会不会修在我家门口的马路上。

我说我们九五后上课时和上网时都特别像念经。



有一天我梦见自己没有理由地在大街上飘。当然，梦见的是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做梦都是在晚上，可能只有白内障患者会在做梦时撞见太阳。我正在大街上没有目的地飘着，觉得冷，低头一看，身上的衣服都被风扯掉了，身上只剩下一条薄薄的内裤，跟裸体一样。我心想，可别落到有人围观的地方，正想着，没风了，我像个铅球一样掉到街上。我朝四周一看，我掉进了个坐满了人的大排档。

我再定睛一看，就傻掉了。那些坐在大排档里吃饭的人都是十岁的孩子，大排档的中间还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吓人的大字：零零后十周岁庆典！

零零后要搞什么庆典？还在大排档里搞？还吃着喝着搞？十岁庆什么？庆祝他们活到十岁不容易，还是预祝十岁以后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一边紧张地猜疑，一边想着用什么东西把下身遮住。我这个九五后做哥哥的不能丢尽了人啊！

这时，我看见所有的零零后都不吃了。他们奶油色的脸上挂着奶油，一起转头望着我，眼睛瞪得像是看见了外星人。

我跟他们解释：“我是……九五年出生的……我

是无意间经过这里的。风罢工了，我才掉下来掉到这里的……你们接着吃吧……我没事的……你们不用看我，我穿着短裤……”

可恶，我低头时没有看见自己穿着短裤。

我羞臊难当。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我没有自信，担心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形象很差。我走不动路了，像是等着零零后们给我做出宣判。

这时，我听见所有零零后都松了一口气，像喊口号一样说道：“是念经的！”

念经的？真念经的穿长袍，我们九五后就该裸体念经？

“啊！”我吓醒了，绝对是吓醒的。我们九五后怎么就成了念经的？我睁开眼，先摸了摸下身，确定一下还有没有穿着内裤。

还好，是梦。虽然不是好梦，起码是个能醒的梦啊！在这个世界上，假如做一个噩梦，永远醒不过来，还不如死了。

“醒醒，醒醒……”像有人叫我。

他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叫我，又像是把嘴贴在我的



耳朵边上叫我。

我不是已经醒来了吗，还有人叫我？

“柯柯！醒醒！”有人直呼我的大名。

这回，我真的醒过来了。我在教室里。这是真醒，刚才是假醒。语文老师贾文章在用右手的指关节敲我的课桌。我怎么在教室里睡着了？

“在家上网了，还是要完成我布置的作文累着了？”

我说：“做梦累着了。”

我刚从梦中走出来，还没有向别人撒谎的能力。我感觉自己很难从那个梦中一下子逃出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我听见教室里哧哧地笑成一片。

贾老师也笑着说：“就把你的梦写写吧。做梦都累成这样，也许是篇好作文。起码，你做梦时使大力气了！”

我苦笑道：“哪敢写梦里的事啊！”

贾老师收了笑容：“就写你的梦。我要知道你的梦！”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贾老师一点没笑。